

血濃於水 墨中有情

昔日港展中華水墨魂 今日助圓藝術發展中國夢

中華藝術美學，歷經千年，是民族智慧和精神的象徵，然在上世紀世界藝術舞台，中國藝術的話語力度卻遠不及西方，現代化進程亦成一場艱難蛻變。彼時的香港，雖尚未擺脫殖民束縛，卻承襲中華文化血脈，用自身優勢溝通祖國大地與世界，多位香港藝術「明星大師」讓中華精粹閃耀國際，香港，更讓先進的觀念走進中國，在世紀耕耘中為中華藝術生命更新代謝，貢獻重要力量。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國家藝術的發展，香港可謂功不可沒。如今，一班本港藝術界主導者不僅在種種憶述裡感嘆昔日香港為祖國文化傳播攪動的八方風雨，更分享新時代兩地交流互動、攜手共創的輝煌，更希冀今後兩地共圓中華藝術發展的「中國夢」。

文、攝：張夢薇、朱慧恩、陳儀雯



香港美術家協會主席 林天行

藉交流為中國藝術創新再注新血液

林天行國慶寄語：

祖國70大壽，祝願祖國繁榮昌盛。你為香港美術協會主席，我希望兩地的文化交流能越來越頻繁，彼此能在交流中學習、進步、成長！

今年2月，著名水墨畫家林天行當選新一屆香港美術家協會主席，他說自己當選後，最希望做到的是團結香港的畫壇，推動香港與內地、甚至是與外國的藝術交流活動。因為，他指出，回歸以來，不僅香港及內地的交流活動日益頻繁，近年「粵港澳大灣區」更成為藝術發展機遇關鍵詞，種種政策均令近年來的文化藝術交流活動增多，「這對中國藝術創新的血液更新是十分重要的，越普及越好！」

他分享，自己最近在廣州大學城與來自「粵港澳大灣區」的其他城市的藝術家一起參展，10月中，又馬不停蹄地到珠海，與131位香港美術家協會的會員在珠海美術館一同辦展，這也是他接棒美協主席以來舉辦的首屆會員展。「藝術是一定需要交流的，作為創作者，必須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化藝術發展，不能故步自封。」林天行分享道，像下月在珠海美術館的展覽，他便期望讓更多大灣區市民了解香港藝術發展的面貌。

說起林天行，很自然想到他最擅長

繪畫的彩墨荷花，意境深遠，令人一見難忘，亦奠定了他在香港當代水墨畫界別的地位。談到兩地水墨畫發展，他認為內地與香港各有優勝之處。他表示：「內地以學院派為主流，造型能力很強，香港則缺乏了這方面的基礎。很多內地畫家自幼開始學習傳統文化，因此文化根基扎實，這是香港缺乏的。而香港藝術家的優勢則是視野開闊，在創作上沒什麼包袱，創造性比較強。」因此，兩地互相進行藝術交流，學習對方長處，便顯得十分重要了。「文化藝術交流是很重要的，越普及越好。近年，兩地亦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交流活動，有些是專業團體的交流，亦有的是業餘的，這些地方能打破兩地的藝術隔膜，讓藝術家更加了解兩地文化。」的確，只有打破隔膜，才能令交流更加暢順。



榮寶齋(香港)總經理 周伯林

周伯林國慶寄語：

恭賀齊在新中國70歲生日之際，衷心祝願祖國繁榮昌盛，祝賀我們香港、內地及兩岸四地的藝術家有更多交流，共同促進和發展我們中國的藝術！

擁有三百多年歷史的中華老字號榮寶齋，2013年來到香港，繼續為兩地的藝術界提供交流平台和空間。作為現任榮寶齋(香港)總經理的周伯林指出，早在上世紀香港已在兩岸三地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由於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擁有相對優勝的政策，它為內地藝術家搭建了與世界連接的橋樑，也給中國的藝術品注入新血液，使中國書畫有新的突破與發展。

他說，香港作為全世界第三大藝術交流中心，從過去到今天，在港藝術家更有機會接觸到西方、日本等地的藝術，這也是令香港在藝術發展中曾比內地走得更前的因素之一。他舉例說，「二戰」以後定居香港、現年83歲的畫家王無邪，在60年代赴美留學，直至80年代，他把整個西方藝術的教程帶到香港，繼而延伸到內地。「王無邪將西方繪畫的概念和理念翻譯成書，在香港授課，並在改革開放以後傳到內地，促進彼時美術教程和現代設計的發展，過去中國傳統藝術裡面都沒有這種概念和思想，但是西方美術教育通過香港，給內地開闢了一個很大的領域。」

80年代的兩地互助

他認為，內地80年代全面改革開放，可當時中國畫發展卻走進瓶頸，外來的觀念恰在此時給內地帶來新思潮，1997年回歸後，內地藝術家創作環境寬鬆，加上香港提供的機遇，拼命學習新知識，拓展了視野。「這就是打開國門以後中國藝術家的新方向，他們開始接觸更多西方的思想，是更純



榮寶齋兩地交流活動。



昔日的「全球水墨畫大展」

郭浩滿國慶寄語：

新中國成立70年了，祝願祖國國富民強，同時也希望借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能更加發揮好自身的資源優勢，讓世界各個角落的人們更多認識東方藝術之美。



國際收藏家交流協會會長 郭浩滿

借香港資源帶中國藝術走上世界舞台

雲峰畫苑董事長郭浩滿近年策劃全球水墨畫大展，冀把中國藝術推向國際舞台，讓更多人認識這塊東方藝術瑰寶，而具有得天獨厚地理、資源優勢的香港，正是他將心中所想付諸實踐的最佳「戰場」。

在第一屆「全球水墨畫大展」中，郭浩滿徵集了全球17個國家及地區、共500位畫家的水墨作品，並在會展展出，「很多內地藝術家都說香港藝術家的水平真高！」郭浩滿憶述，當年舉辦大展，可說是東方水墨「大晒冷」，題材涵蓋山水花鳥人物，不同時代畫家各自展現對水墨的理解。「在內地辦不到這種展覽。」郭浩滿說。他指出，香港之所以有條件辦此類展覽，皆因香港包容性大、進出自由等因素，種種因素加在一起，使得香港成為發展文化藝術得天獨厚的地方。

是故，因香港能「容納百川」，才能誕生一批被世界認可的大師級中國藝術大家饒宗頤、王無邪及曾在香港任教的劉國松等，「這顯示了香港的特色，包容性很廣。」郭浩滿說，在香港這個東方明珠的土地上，劉國松、王無邪、饒宗頤，他們作為最璀璨的「文化明星」，被世界藝術圈、文化界所認知，他們連接東與西，以獨特、自由的筆墨姿態，站在祖國通往世界的平台上，讓中國文化在國際視野中發光發熱，讓中國水墨畫國際顯見度得以提升。

雖然近年香港有全球矚目的Art Basel HK，被熾熱藝術氣氛籠罩，郭浩滿神情卻稍顯落寞，「都是外國的藝博會以當代藝術為主，對啟發藝術思維有幫助，但對整個東方藝術的展現並不足夠。」不過他也認為，這恰恰是香港資源優勢的可用之處：推廣中國新水墨，讓中國水墨在創新和新的推廣方式中走向世界。

為中國藝術家提供更多機遇

兩地水墨畫發展各有特色，郭浩滿指出，「香港的優勢就是在現代水墨方面較為領先，因為像劉國松、王無邪都在香港，他們接受西方的資訊較多，香港畫家的視野很廣闊，思想上比較沒那麼保守。內地藝術界就是學院派為主，像浙江地區就比較傳統，每個地方各有特色。」

他表示回歸後香港、內地的藝術交流愈見頻繁，發展生態則各有特點，交流中，能為藝術家開拓更多機遇。「現在內地的藝術館多到不得了，近年香港藝術界也明顯多了到內地辦展覽。」他憶述，上世紀80年代，社會藝術氛圍不濃厚，當年的畫廊不像現在如雨後春筍般冒起，而是寥寥可數，媒體也不多，「辦個展覽也很辛苦。」現在，香港已躍升為世界三大藝術市場，同時內地也越來越重視藝術發展，因此香港藝術家無論在香港或是內地，都多了辦展或看展的機會，「有交流才有進步，多看展覽，對香港藝術家也有很大得益。」

兩地交流「美育」青少年

多辦藝術展覽，得益的不僅是藝術家，還有廣大市民。「如果當市民接觸很多優秀的藝術，作品便可以陶冶性情。」展覽還扮演了加強中華文化教育的角色，增加香港年輕人的民族認同感。他表示，現時有些香港年輕人從小對內地的印象較為負面，透過兩地文化交流展覽，可令年輕一輩對中華文化有更深刻的認識。

為祖國儲藏國寶文物

雖擁有深厚底蘊與美學思辨深度，可直到上世紀，中國傳統藝術在世界畫壇上的顯見度，仍舊很低，「彼時世界藝術大勢為『融合』，香港，讓中國看到西方繪畫技法，也讓世界看到了中國藝術語彙。」《美術家》雜誌總編輯孫立川指出，上世紀祖國內地文人雅士來港，北人南下，所以有了南北「才人」交匯，促進中國藝術現代化演變，可以說香港，憑自身資源優勢，為中國藝術現代化發展提供了人才資源及溝通管道，「香港，在彼時是中國傳統藝術創新的重要助力。」

孕育現代藝術人才

孫立川指出，上世紀中葉中國藝術開啟現代化進程，華人畫家向西方取經主要向兩個方向出發：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及日本。而傳統水墨畫一脈，則大多是前往日本留學。他指出，日本美術大學當時培養了一批非常優秀的中國畫家，他們為日後西方藝術技法與傳統水墨相結合的中國藝術發展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這些留日畫家歸國，大多南下香港，例如中西結合的嶺南畫派逐漸在香港發展起來，成就了中國書畫一道別樣的風景線，讓中國書畫的創新呈現出變化多彩的樣貌。「香港在中國書畫發展的創新上扮演了人才提供、培養的重要角色。」

而香港這座城市為祖國藝術發展所作貢獻，亦體現在「文物貯存」，他講述，上世紀戰亂歲月的「移民潮」，曾把大量國家珍寶、甚至文物，帶來香港，使其避開戰火，得到更好的保存。「例如當時一批上海有錢人避亂來港，戰火紛飛，無法帶上金條，所以帶來的古董珍玩就成了維生的交易物品，故很多文物保留在香港，香港也因此成為國家重要文物的收藏之地。」他形容當時藝術家只要將作品拿到香港賣，就能以超過翻倍的價值出售，在獲得利益之餘，也讓彼時在港的外國人，接觸和了解到中國美術。

中國藝術走向世界 香港搭橋

上世紀的香港，亦成為搭建中國藝術與世界的溝通橋樑，孫立川說，諸問香港本地藝術機構，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承擔着積極推動中國藝術向外發展的重要角色。他用創辦於50年代的集古齋為例，除了見證本港書畫發展變遷，同時亦為兩地和世界的交流投放了不少心力。「在香港，通過這些藝術機構的書畫展覽、洽購，築成中國的書畫走向海外的特殊管道，這些中國書畫的展覽、畫冊，把一批批中國畫家推送到世界上去，發揮出了香港的平台優勢，讓世界在上世紀看見了中國書畫。」

而同樣作為《美術家》總編輯的他又與剛剛復刊的《美術家》舉例，早在七十年代創刊的該雜誌，搭建了一個重要的平台。作為當時香港本地最知名度的專業美術刊物，把一批中國傳統水墨畫家做了詳細的介紹，成了中國內地畫家被台灣、東南亞地區等華人所關注的一個重要管道。